

日期：1981年11月16日

項目：安龍缸

整理：李麗梅

早上9時25分：一老村民，取一籬，盛著五種豆的龍缸，及香燭元寶。沒有道士，只得有其他村民。徒步到達挪龍時拜神地點（在山上，可俯瞰整村，即祠堂之右上方）。先燃香三支，蠟燭六支，化元寶一束。然後掘地一圈，面積僅可容納五龍缸，埋下龍缸，以土掩之，完。回程，約9時35分。

項目：送伯公

早上10時10分：送伯公。鄉民將各伯公神位置於鑼⁶中，並香骨（原插在供奉伯公神位之香爐）。只正榜及兩鄉民同往，沒有道士。

先到水口大伯公（這是全村總伯公，每年年三十晚、初二兩天，全村、並下圍人一起來拜）。化元寶一束，然後化伯公神位。說：「伯公伯婆，今日好日子，送你回去。」然後到炭山伯公、橫龍仔，及其他，形式如前。

註釋

- 1 原文如此，括號內容為記錄者所留。下同。
- 2 原文如此，疑為「居」之誤。
- 3 原文如此，疑此處漏字。從後文，應為三色布條。
- 4 原文順序如此。
- 5 原文此二字被塗改液塗去。
- 6 原文如此。

三十年前的 西貢井欄樹「安龍清醮」*

張瑞威、黎燕芬

井欄樹上村是西貢的客家單姓（邱氏）村落。2011年11月10日，該村在祠堂井溪雲龍堂貼出通告，大意是經蔡真步堂蔡伯勵擇日，決定於2011年12月12-16日舉行三十年一次的安龍清醮。

通告亦附上蔡伯勵審訂的〈吉課〉。根據這份〈吉課〉，12月12日將進行取水淨壇、揚幡、迎神登壇、啟壇建醮、發文書；12月14日則啟人緣榜，而超幽散醮也在這日開始，連日至12月15日；12月16日送神回位。

12月12日，我們到村裏考察整個儀式。村內外的告示牌上，均貼上了建醮籌備委員會在〈吉課〉的基礎上，所臚列的醮會相關儀式日程如下：

* 原載《田野與文獻》，第66期（2012年1月15日），頁7-13。

表一 201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日程

12月12日	取水、揚幡、接神、開壇、發文書
12月13日	早課、啟壇、早朝、午朝、安龍、晚朝、晚懺、分燈、禁壇
12月14日	早課、啟壇、早朝、午朝、安龍、晚朝、晚懺、小幽、迎聖
12月15日	早課、早朝、午朝、頒赦、放生、晚朝、晚懺、大幽
12月16日	酬神、開齋

從這個日程表看來，除了在12月13日進行的「安龍」儀式外，其他的基本上與新界鄉村歷來進行的太平清醮無異。¹負責這次安龍清醮法事的陳鈞師傅，也是本地喃嘸，而所有儀式均以廣府話進行。據村代表邱國璋說，30年前是僱請客家法師的，可是他們現時已不在人世，亦無繼承人。

為此，村民曾遠赴惠東，訪尋當地鶴佬客家法師。可是申請內地人來港工作並不容易，除非是以文化交流作理由，但那是法律的灰色地帶，不一定可以成功申請，這會對籌備安龍清醮的工作產生不穩定因素。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僱請本地喃嘸。對邱國璋來說，陳鈞是很好的選擇，因為他曾看過並滿意陳鈞在塔門所負責的安龍儀式。²

本文嘗試在這次考察的基礎上，對30年前的井欄樹安龍清醮作簡介及探討。1981年考察鄉村儀式的學者仍然很少，留下來的記錄更少。所以本文主要以當年科大衛及其幾位助手（包括李麗梅、鄭萃群和呂淑懿）在井欄樹考察的田野筆記和訪問稿，加上我們這次考察和訪問所得，敘述和分析30年前的井欄樹安龍清醮儀式。

（一）傳統生活

井欄樹位於飛鵝山南面的山坡，由於有河水從飛鵝山流下來之故，使得這個地區成為可以耕作的地方，並由此慢慢形成村落。據1819年編輯的《新安縣志》，可知當時已經出現了井欄樹村，並註明它是屬於新安知縣下官富巡檢司所管治的其中一個客籍村莊。³

戰前的井欄樹，仍然是一個以務農維生的地區。邱大軒於1898年在井欄樹出生，12歲左右開始跟隨村中的叔伯讀書，每年學費兩、三元，學習《三字經》等古文。讀了六年左右，他離開井欄樹，跑到外面做製玻璃學徒，但不成功。二十多歲時，經親戚介紹，在山打根做了數年採樹膠工人，在這期間，跟隨一位順德人學習中醫。大概在1930年代，邱大軒離開山打根，返回井欄樹長居，耕田養豬，並偶爾給人診病。據邱大軒所言，稻米是井欄樹主要的農作物，每年年尾禾田收割的時候，學校會放十多天的假期，讓小朋友可以幫助家人守著曬場的穀粒，免被雞隻偷吃。除了稻米，村民還種植狗尾粟、鴨腳粟、蕃薯、甘蔗和花生等等，⁴村民把部份農作物在周邊市場出售。井欄樹位於九龍城和西貢墟兩個市場中間，但村民多選擇前往商店較多的九龍城。他們將農作物出售或換取其他食物和日用品，譬如村民不會自己榨花生油，他們把花生交到九龍城的添益雜貨店，換取食油；也有村民擔柴草到九龍城售賣。西貢墟主要是魚（鹹魚）市場，村民很少光顧。除非遇到颱風，否則在平常日子裏，村民都是向來村的「蛋家佬」買魚的。⁵

部份早期定居井欄樹的村民亦有從事捕魚活動。當時七十多歲的邱琳芳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的曾祖父帶著四個兒子離開井欄樹上村，先在白鶴墩（今大圍大涌橋）居住，後來因為颱風遷居到雜姓的擔桿鋪村（今大圍站附近）。他的祖父在該處建屋居住，以耕種和捕魚為業，曾與其兄弟共同擁有兩艘漁船，大多往塔門作業，漁獲分銷至荃灣和九龍。直至邱琳芳的父親到澳洲「行船」後，邱家才正式

脫離捕魚行業。1906年，香港政府興建九廣鐵路，將擔桿鋪村向後遷移，新村以地形取名為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便是在這時出生，並在銅鑼灣村長大。邱琳芳在訪問中表示，他一家人在銅鑼灣村以耕種為生。他更提到在10歲時已經擔著蕃薯，跟著父母，徒步到九龍深水埗上海街等地區售賣，所得款項用來購買一些糧油雜貨。邱琳芳20多歲時亦開始行船，1935年移居英國開餐館，1950年回到銅鑼灣村定居。⁶

除了生活形式之外，有關井欄樹的傳統生活不能不提及儀式與法術。在人生禮儀方面，父母為了讓小孩受到保護，會把他們上契給神明。這種與神明建立的契約，會在孩子長大後，一般在結婚之前，以儀式解除，稱為「脫契」。「脫契」之後，無論男女，須以「上頭」儀式來建立自己的法力，自我保護。在井欄樹，男子「上頭」，一般由叔伯為他梳頭並說些吉祥話語，這些儀式都在祠堂進行。⁷若說「脫契」、「上頭」這些儀式是和神明打交道，那對死亡的處理便是考驗如何與魂魄相處。邱謝氏，1895年生，19歲時自西貢大腦村嫁入井欄樹，22歲時生下長子。長子長大後，娶了來自西貢孟公屋的成氏。但成氏早逝，沒有留下兒女。於是邱謝氏的長子便在房門的角落位置安置亡妻神位，每日上香；他後來所娶的填房，也須拜祭這個神位，更要不時往大腦村探望成氏的外家。⁸節日方面，每年農曆七月初七和八月十五，井欄樹特別流行「降仙」的玩意，村民稱為「伏沙牛」。據邱大軒在1981年的記憶，參與農曆七月初七「伏沙牛」者，會在睡眠狀態中唱歌，除非被水潑醒，否則不會自己醒來。⁹

(二) 社區組織

對於清政府，甚至是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的香港政府來說，井欄樹是「一個」鄉村，可是村民們並不如是觀。他們指出，井欄樹實際上是包含著兩個不同太公的客家邱姓¹⁰村落，分為井欄樹上

村及井欄樹下村，兩村大體以1932年建成的清水灣道為界限，清水灣道以北是井欄樹上村，以南是井欄樹下村。¹¹上、下兩村各自建有自己的宗族祠堂，並且各自為政，據一位村民告知，在七、八十年前，遇有乾旱，上村將河水截留，引起下村的不滿，最後甚至發生打鬥。¹²目前，兩村維持著一種相當鬆散的聯繫。1979年建成的井欄樹鄉公所，以河南堂作為運作組織，管理鄉公所旁的停車場的收入。不過這份收入，由上村祠堂雲龍堂和下村祠堂蔭福堂各佔一半，財政上互不相干。¹³在鄉公所成立之前，上、下兩村已經存在共同建築物，它就是位於下村的水口伯公。這水口伯公至今對兩村的村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神明。現在若上村邱姓村民添了男丁，會請人紮作花燈存放在家中，待正月十五那一天早上，鑼鼓響起時，攜著花燈到遊樂場，連同其他帶了花燈前來的村民，在麒麟和鑼鼓聲伴隨下，一起去水口伯公處掛燈。當日黃昏，他們各自將花燈轉移到祠堂。據前村長邱志雲稱，這些新生男丁的名字已寫在花燈上，尤似登記在宗族的「戶口冊」內。花燈在祠堂一直懸掛到農曆正月二十，才被帶到水口伯公處化掉，開燈儀式才告結束。¹⁴水口伯公雖然重要，但它卻沒有將井欄樹上、下兩村演化成一個社區組織。據訪問資料，上、下兩村村民一直以來都是各自拜伯公，沒有一起「做社」的習慣。¹⁵據下村村民表示，他們開燈是在自己的伯公處——位於井欄樹下村白石窩——掛燈，不會與上村的人共同進行儀式。¹⁶

本文所述的安龍清醮，是井欄樹上村邱氏宗族所舉行的儀式，與下村無關。上村邱氏於清中葉建立宗族。道光元年(1821)，邱學瑛率孫邱華嵐開始編修族譜《邱氏宗祖世代續符》。根據族譜記載，邱氏祖籍河南省光州，井欄樹上村的開基始祖是邱雲麟(村民一般稱作「邱雲龍」)，邱雲麟生六子，分為六大房，包括了長房士榮、次房士旺、三房士茂、四房士隆、五房士達及六房士美。編修者邱學瑛屬於長房。士榮公生文選、朝選、帝選三子，而邱學瑛是朝選

公的長子。道光九年(1829)，六大房子孫「議立祖祠」，於是他們「照丁科派銀兩，繼則隨家戶厚薄」捐輸。¹⁷ 祠堂本在村內遊樂場北部位置，大概在1870年，因風水問題，遷至目前位置。¹⁸ 祠堂是單間建築，神龕上供奉著「邱氏堂上始高曾祖考妣神位」。考前述，沙田銅鑼灣邱氏太公遷離井欄樹，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邱氏宗祠並沒有多少祖嘗，據村民解釋，大太公邱雲龍本來有很多田地，但已經全分了給六房的子孫。因此之故，大太公僅有的祖嘗，就是在河南堂那半份停車場收入。這份收入，用來支付重陽拜山的費用，所拜祭的山墳都在西貢，分別有三處地點，包括位於馬遊塘的雲龍公墳、位於溱喬的雲龍公父親世望公墓，以及位於莫遮峯的世望公夫人墳。¹⁹ 上村本來有六大房，現存三房，各有祖嘗，他們分別是長房士榮祖、四房士隆祖和五房士達祖，村民稱他們為「小太公」。²⁰ 重陽節當天，每房各自拜祭小太公墓，一個星期後三大房才一起拜祭大太公墓。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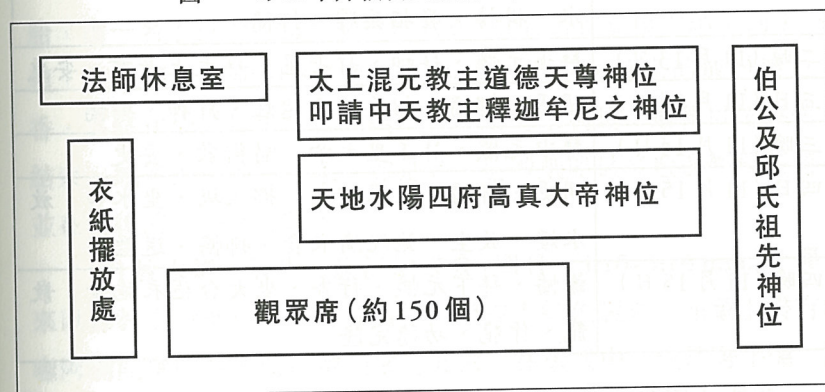
雲龍堂在邱氏村民的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開燈外，男子的「上頭」儀式，一般也是在祠堂進行；至於嫁進村裏的女子，也要在祠堂拜過祖先，才算是村中的一份子。時年89歲的林灶喜，是元朗白沙仔下村人，18歲(時為1840年)嫁進井欄樹時要拜祠堂，及至她娶媳婦時，此例亦不能免。當時，林灶喜與丈夫共同捧著豬頭，領著媳婦到祠堂。據她說，女人嫁入本村，拜過祠堂才算是這裏正式的「新抱」。²²

至於三十年一屆的安龍清醮，也是以雲龍堂名義舉辦。由於缺乏祖嘗，需要向村民募捐。1981年的安龍清醮，單是聘請法師及儀式所需便需款四萬元，加上其他開支，總預算達十萬元之多，當時雲龍堂發出告示，要求本堂各戶每名人口支付100元，不敷之數，則另行募捐。²³ 2011年，所有與邱氏宗族相關的通告，均是以雲龍堂名義發出，告示中顯示該堂各戶每名人口須支付有關安龍清醮的金額，已經加至1,000元。

(三) 1981年的安龍清醮

30年前的安龍清醮，主要的儀式在1981年11月12-15日(三日四夜)舉行，負責這場法事的是繆庚來(約生於1909年)。繆庚來在村內遊樂場²⁴旁的小溪北岸的空地²⁵上蓋建了三個神壇，第一個神壇供奉著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和釋迦牟尼，與此壇相對的那個則供奉著天地水陽四府高真大帝，在這二壇旁的神壇則供奉著伯公土地，以及邱氏堂上始高曾祖考妣神位(見圖一)。

圖一 198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道場平面圖²⁶



繆庚來請來兩位儀式專家(張森和亞曾)和兩位樂師(阿蝦公和陳阿忠)協助進行這次的安龍清醮。²⁷ 整個儀式以客家話進行，所以一般村民會稱呼他們為「客家道士」或「客家喃嘸」。但在繆庚來的訪問中，他稱張森是「客家喃嘸」(或「和尚佬」)，專門替人家做自事；但自己則是「客家道士」，因為他懂得如何做稱作「台科」的施孤儀式。「台」即「枱」，指桌上的儀式，這是一個「醮」所必須舉行的儀式。²⁸ 繆庚來的說法使人感覺他擁有某種正統的道教傳統。不過，這種訊息未必為村民所認知。觀看過三次井欄樹安龍清醮的邱琳芳，認為繆庚來與他帶來幫手的人都是同一類人。他們都不是喃嘸，而是「覲公」，是類似問米婆一類的人，不過是男性而已。²⁹

又說，繆庚來他們不穿道袍，奇奇怪怪的，有些扮女人、有些扮甚麼的。³⁰ 從邱琳芳的評論中，道士應是那些穿著道士袍，而不會透過裝扮女人做儀式的人。

繆庚來向村民呈交了〈安龍道場法會事〉，亦即儀式的日程表，現列於表二。

表二 1981年井欄樹安龍清醮儀式日程

頭晚 (11月12日)	請神、發功曹、迎神、奏狀、發請龍牌、安更
二日 (11月13日)	開更、安幡、安大士、監齋、眾神、迎龍取水、掛榜、發招兵牌、挪幡
二晚 (11月13日)	拜上元懺、拜神、拜七星、拜太上老君、安更
三日 (11月14日)	開更、挪幡、招兵、安總灶、拜神、挪幡
三晚 (11月14日)	拜中元懺、拜玉皇大帝、唱街歌、安更
四日 (11月15日)	開更、挪幡、上眾信表、挪垃圾、坐水台、放水燈、放生、施沉淪衣食、挪幡、送監齋
四晚 (11月15日)	謝幡、拜下元懺、行香、坐大台施衣施食、散龍、作龍、功德完隆

從儀式內容看來，1981年井欄樹所進行的安龍清醮，是一種從上元懺、中元懺至下元懺的禮拜過程，從而達致超幽的目的。從儀式目的來看，這客家村落的安龍清醮與新界本地村落的「太平清醮」可謂異曲同工。如果我們比較儀式背後的法術源流，繆庚來所做的，卻又與本地的正一派龍虎山道士所做的大相徑庭。這可參考李麗梅留下的關於頭晚、二日及四日的考察筆記。筆者現簡單綜述如下：

(1) 奏狀 (頭晚, 10:05–11:03 p.m.): 繆庚來吹牛角、舞動紙扇和靈刀，與另一道士亞曾一起念唱，然後將奏文化去。

(2) 掛榜 (二日, 1:15–3:35 p.m.): 繆庚來在壇前的供桌上朗讀寫在榜上的村民姓名，並以朱砂批閱，再交由村民貼在牆壁上。

(3) 發招兵牌 (二日, 3:45–3:55 p.m.): 李麗梅的筆記寫的是「請師傅來」，猜想就是道士獲取法力的儀式。這個儀式也是由繆庚來和亞曾主持，但亞曾以女性裝扮，並手持紙扇和手帕，與繆一起跳、唱，儀式完結前化元寶。

(4) 挪幡 (二日, 4:30–5:14 p.m.): 由繆庚來一人領著村民進行，自神壇出發，到不同位置禮拜，先去伯公壇、大士王像、東幡、南幡、西幡、齋廚，最後回神壇。

(5) 挪幡 (二日, 8:52–9:35 a.m.): 同上。

(6) 挪垃圾 (四日, 2:00–3:05 p.m.): 儀式是以兩名村民扛著紙船，由一名手持青竹扮演艄公的村民 (亞曾替他在臉上繪上鬍子) 帶領，以麒麟伴著遊村。當紙船經過家戶門前，該家的成員將三支香、冥錢和少許垃圾，放到船中，並給道士利是，最後以燃燒爆竹結束，紙船則再到另一家；如是者，這艘紙船最後遊遍整條村落，並在稍後的時間被燒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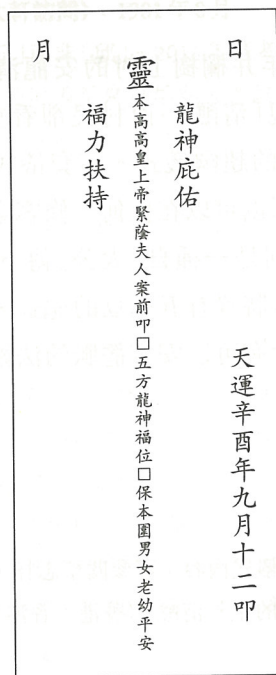
(7) 放水燈、放生、施沉淪衣食 (四日, 3:10–5:14 p.m.): 繆庚來以佛教衣冠進行，他身穿道袍，但披上紅色袈裟，頭戴上書有喃嚨阿彌陀佛的冠，而冠帶則繪有五佛。在儀式中，他持著手爐，同時誦念科儀。大約在30分鐘後，他在亞曾的協助下，領著村民前往河旁空地，在那兒設一供桌，上置香爐、生果、齋菜等等。到場的村民攜帶了不同的普施用品，包括數量極多的金銀衣紙，亦有早前「挪垃圾」時的紙船，以及七盞紙燈 (三盞紅色、四盞白色)。3時52分，繆庚來朗誦《金輪法卷》，超度各種因水溺和其他意外枉死的靈魂。4時10分，開始分衣施食。4時50分，亞曾取出兩雙紙鞋、一些元寶和一份剛剛誦讀完畢的文告，放入一個信封內，據信封上書的收執文字看來，應是給予「下界水溺沉魂滯魂」的。4時49分，放生小鳥，隨即燃點水燈，放入河中。5時06分，化紙船，儀式以燃燒爆竹作為終結。

縱觀以上的儀式內容，客家的安龍清醮與本地的太平清醮比

較，雖然儀式不盡相同，但基本道理頗為相近。他們最大的分別是法力的來源。本地喃嘸的法力，來自正一派的龍虎山張天師，以五雷令的頒受作為號令天兵的憑藉；而以上客家道士的法力來源，卻與此大有不同。從繆庚來的訪問中，使我們知道他提供三種禮儀服務：「安龍」、「作覘」（治療瘋癲或藥石無靈的人）和「奉朝」（婚禮前夕進行）。在這三種禮儀裏面，都包含有一位道士和一位男扮女裝的助手一起「跳」（這是繆庚來的用詞）的環節。科大衛和李麗梅發現在繆庚來的「奉朝」科儀中，有以下神仙名稱：王姆、閩山、陳林李奶，由於後兩者在台灣紅頭道教派別中的閩山三奶派也有出現，因此懷疑繆庚來在井欄樹進行的安龍儀式，是依仗閩山派的法術源流。³¹ 2011年筆者考察井欄樹安龍的過程中，一位村民也提到繆庚來是「三奶教」的，因為繆庚來所造的瓦缸的三腳像三個奶子。³² 如果猜測正確，那麼儀式第二日的「發招兵牌」，法師男扮女裝，可能就是重演陳靜姑的學道故事，從而取得法力。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上——甚麼是「安龍」？上述的儀式顯示，客家道士所進行的是祭幽。科大衛和李麗梅曾經詢問繆庚來「安龍」的意思，但對方含糊地提及了「五龍取水」，沒有正面回答。³³ 似乎對於繆庚來來說，龍是方位的神，所以一共有五個龍神，代表五個方位。這解釋了為甚麼他在邱氏宗祠裏貼上了祈求五方龍神庇佑村民的紙符（見圖二）。

村民進行的「安龍」儀式（即將盛載有五種豆類的龍缸埋在泥土中），並沒有包括在以上的〈安龍道場法會事〉日程內。對鄉民來說，「安龍」是對風水龍脈的重新安置。根據訪問，邱氏祖先請堪輿先生在現時祠堂的後山找了一個風水穴，當時祖先將內藏豆穀的瓦缸埋在這洞穴內，而這個地點便是龍首。³⁴ 邱氏子孫每隔30年就要重新安頓這風水洞穴。1981年的安龍，大致分為「挪龍」和「安龍缸」兩個步驟，分兩天進行。「挪」是客家話，意思是「探訪」，所以「挪龍」是探訪盤踞於山上的龍。這個儀式是在第二日（11月13日）進

圖二 安龍期間貼於祠堂的符³⁵

行。這時村民準備一條長紅布，代表龍身，鼓勵子孫一起持著，從祠堂旁的小徑上山，在山腰可以俯瞰所有村屋的位置，環繞整個上村走一圈，經過和俯瞰所有村屋，就是「挪龍」。³⁶ 至於「安龍缸」，據筆者訪問所得，就是村民帶著盛了豆穀的瓦缸，將之安放在祠堂背山龍首那個洞穴內。據李麗梅的觀察，1981年的「安龍缸」是在第五日（11月16日）早上進行，沒有道士參與，只由村民帶著盛著五種豆的龍缸，³⁷ 徒步上山，到達祠堂右上方的位置。村民燃點香燭，在化寶後，即在地上挖一洞，放下龍缸，再埋上泥土，「安龍缸」儀式便告完成。整個儀式從9時25分到9時35分，前後只需十分鐘。³⁸ 由此觀之，村民進行的安龍儀式，大概是重演祖先的行為，使得村落的氣運得到延續。由於龍脈影響整條村落的氣運，村民將這個儀式看得非常重要。據一名村民說，他八歲那年，即1921

年那一次的安龍儀式，儀式進行期間如有外人入村，村民必須查問明白。³⁹

由此可見，1981年井欄樹上村的安龍清醮，是兩個認知世界的結合，其中法師重視「清醮」，而村民卻看重「安龍」。法師的「清醮」，屬於道教某教派的超幽儀式。這套儀式具有固定的步法和歌訣。由於是固定的，所以可以在任何一條客家村落重複使用。但井欄樹村村民的安龍，則是一種自「太公」傳下來的三十年一次的風水儀式，儀式的內容是將置有五種豆的龍缸，置放在村落背後的山上。這個內容本身便含有可以安定龍脈的法術，至於法師參與與否並非重點。

註釋

- 1 有關本地太平清醮的儀式內容，可參閱蔡志祥、韋錦新、呂永昇編：《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1），頁1-29。
- 2 黎燕芬：〈井欄樹邱國璋訪問〉，2012年1月16日。
- 3 舒懋官、王崇熙：《新安縣志》（1819年，1979年香港（出版者不詳）重印），頁38。
- 4 據邱大軒說，狗尾粟和鴨腳粟的種植，是用來補充稻米的不足。村民將這兩種「粟」磨成粉末，作為「口糧」。至於甘蔗，主要用來製糖，先將甘蔗壓成糖水（村民稱為「攪糖」），再煮成片糖。整個過程都在井欄樹完成，通常在11月攪糖，製成的片糖可存放一年。參李麗梅：〈井欄樹邱大軒訪問〉，1981年7月23日。
- 5 李麗梅：〈井欄樹邱大軒訪問〉，1981年7月23日。另據邱志雲在2011年（時年80歲）告訴我們說，以前井欄樹一年兩造稻米，都是種粘米，120日收成。見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6 呂淑懿：〈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年7月23日；〈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年7月24日。
- 7 李麗梅：〈井欄樹邱劉氏訪問〉，1981年8月17日。被訪者時年83歲。

- 8 李麗梅：〈井欄樹邱謝氏訪問〉，1981年7月22日。
- 9 鄭萃群：〈井欄樹邱大軒訪問〉，1981年8月。
- 10 部份村民的姓氏是「丘」而非「邱」。2011年筆者考察井欄樹安龍清醮，由村民告知，寫法不同的原因是來自早期香港政府在登記個人資料時的筆誤，兩個姓氏實則是相同的。本文為了行文方便，除了個別人士的姓名，將一律以「邱」姓泛稱本區居民。
- 11 這個背景使得目前香港政府的地方行政諮詢架構裏面，井欄樹雖然是一條村莊，但上、下村各有一名原居民代表的名額。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12 黎燕芬：〈井欄樹訪問〉，2011年2月7日。
- 13 黎燕芬：〈井欄樹邱長訪問〉，2011年12月14日；〈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5日；〈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2年2月1日、2月6日。大概是由於兩村村民都宣稱祖先源自河南省，所以作為兩村的共同組織，便取名「河南堂」。自1990年，邱志雲成為井欄樹上村的村代表之後，他相繼成立村務委員會，向政府爭取用地以興建丁屋，按年齡長幼排序來分配，不以輩份論。此外，在90年代，他又成立雲龍堂的物業管理委員會與及河南堂的管理委員會。
- 14 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2011年12月13日；〈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3日，2012年1月31日及2月1日、2月6日；〈井欄樹邱長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15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勳訪問〉，1981年11月12-16日。
- 16 黎燕芬：〈井欄樹下村邱啟鳳、邱觀帶訪問〉，2012年2月6日。
- 17 《丘氏宗祖世代續符》，頁1-42。
- 18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勳訪問〉，1981年11月12-16日；黎燕芬：〈井欄樹邱長訪問〉，2011年12月14日。
- 19 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日；〈井欄樹邱國璋訪問〉，2012年1月16日；〈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20 黎燕芬：〈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21 黎燕芬：〈井欄樹邱志雲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22 黎燕芬：〈井欄樹林灶喜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23 〈井欄樹邱雲龍堂辛酉年安龍勝會籌備委員會通告〉（1981年6月18日）。

- 24 遊樂場實際上是個籃球場，1981年時還未建成。
- 25 這地方原本是一小片的田地，冬天收割後，村民便可以騰空土地作為法事之用。參黎燕芬：〈井欄樹邱觀福訪問〉，2012年1月16日。被訪者時年77歲。
- 26 科大衛：〈井欄樹安龍田野筆記〉，1981年11月12日。
- 27 David Faure and Lee Lai Mui, “Interview Notes (Mau Kang Loi 繆庚來, 31 July 1981)”。(編按：此訪問稿翻譯為〈繆庚來先生訪問錄〉，載於本書本章。)
- 28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1981年7月31日。
- 29 呂淑懿：〈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年7月22日。訪問原稿以音作字，寫作「姓公」。筆者感激陳永海的解釋，而本文採用一個慣常的近義書面語「覘公」。
- 30 呂淑懿：〈沙田銅鑼灣村邱琳芳訪問〉，1981年7月23日。
- 31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1981年7月31日。
- 32 張瑞威：〈井欄樹安龍清醮田野筆記〉，2011年12月12日。
- 33 科大衛、李麗梅：〈繆庚來先生訪問錄〉，1981年7月31日。
- 34 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2011年12月13日。
- 35 李麗梅：〈井欄樹安龍清醮考察·奏狀〉，1981年11月12日。
- 36 鄭萃群：〈井欄樹邱冠球訪問〉，1981年11月12-16日；黎燕芬：〈井欄樹邱觀森訪問〉，2011年12月13日。
- 37 據時年68歲村民邱天寶稱，他兩次所見都是五個深啡色、盛南乳的「南乳塔」，外形好像龍缸。黎燕芬：〈井欄樹邱天寶訪問〉，2011年12月15日。
- 38 李麗梅：〈井欄樹安龍清醮考察·安龍缸〉，1981年11月16日。
- 39 鄭萃群：〈井欄樹邱振勳訪問〉，1981年11月12-16日。事實上，不知是否基於保密，歷屆安龍後，村民均沒有留下龍眼位置的文字記錄。2011年的安龍，據村民告知，他們是根據古老相傳的提示，並利用「全球定位系統」以祠堂內香爐與對面的山坡拉成直線，再反射在祠堂後方的山坡上，以此來確定龍穴所在。

安龍

香港新界客家社群的 節日慶典與儀式流變*

韋錦新

(一) 前引

香港的許多社區節日與儀式如太平清醮，多是由正一派儀式專家主持，他們強調自己執行的是「保境祈陽」的清醮，具有酬神與超幽的功能。它作為特定群體、在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的宗教節日，目的是令地域範圍內的社會群體通過這個節日得到神明的保護。故此，建醮是社區性和常規性的地方社會活動，通過週期的實踐不斷強化社區成員的聯繫、定義社區的界線。而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建醮活動有不同的看法，地域社會對醮會的延續和醮儀

* 本文的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GRF 2110181] “Between Ghost and Ancestor: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s (萬緣勝會) of the Cantonese Chinese in South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British Strait Settlements” 項目(RGC Ref. No. CUHK443010)支持，謹致謝忱。原稿在「宗教的動力研究——第二屆宗教人類學學術論壇」(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2年5月11-12日)上發表，本文有所修訂。